# 成长的故事

.

初二的时候我的身材相对比较矮小（现在182 ，当时才140 ），我们家族的人好象都是晚长，由于矮小的缘故，

在班里的地位也不高，不象上小学的时候轻易可以当上中队长。（身材的歧视看来从小就是一种人的劣性）那个阶

段女孩子长的快，矮小的男生都有点自卑感。

虽然个子长的慢，可是性器官却发育的快，这种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令我费解。也正因为这样，使我有过一般人

渴望却无法做到过的尝试。

那时候我的身体柔韧性非常好，上过武术训练班，基本功无非就是踢腿劈叉加下腰，有一种训练就是站立时弯

下腰，将头贴紧膝盖用手抱住腿，看谁坚持时间长。我从小就要强，所以练的最刻苦，后来腿筋也轻易能拉的很开。

那个年代家里条件都没有现在这么好，我在家里洗澡都要用一个特大的铁盆，放满热水然后坐在里面边泡边洗。

盆里只能坐下半个身子，其它部位都挂在盆沿上。有一次洗到下边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小弟弟已经长得很大了，它

偷偷地盗取了我的营养，在我缓慢成长的时候，它却已经抢先成熟起来。由于我当时矮小的缘故，腰距比较短，加

上练就的柔韧性和小弟弟高高的「个头」，我窝下腰居然能够让嘴与它变得非常接近。当时我有一种莫明的冲动，

想试着够到它，经过几次努力，终于成功了，开始只有伸出舌头才能触到，后来甚至可以用嘴含住它的头了。含住

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也许不可思义，但这是我真实的经历）

我当时真的是流氓到家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都还不懂得男女之间的名堂，家里管教太严，社会观念极其禁

锢。那时候我对结婚的幻想，就是要找一个愿意和我一起洗澡的「女流氓」。

初二下半学期的时候我第一次尝到了射精的滋味。其实我在这之前都没有过梦遗。第一次见到精液是用手做出

来的。

我们的班长是个高个男生，学习成绩非常好，尤其是英语（现在是驻外领事）。就是他把我给「毁」了。

一天，班长和两个男生到我家玩，嬉笑打闹中，我们几个把班长捆起来了，在一个同学的提议下，三下两下就

把班长的裤子给扒光了。这一扒不要紧，哥几个都傻眼了，「我操！你丫老二怎么这么长？跟他妈驴吊似的！」一

个同学惊呼。另一个也跟着起哄：「给丫再拽长点！」说完伸手就去拽。班长赶紧求饶：「别别别，一拽我就要出

了！真的！」

我说：「什么什么要出了？」

几乎所有这几个哥们都用奇怪的眼睛看着我，「你丫怎么那么傻B 啊，连这个都不知道」他们挤兑道：「回头

让班长教教你怎么舒服！」

我们给班长松了绑，这家伙居然用自己的东西给我边比画边讲解，就象平时帮我们辅导功课一样认真。我虽然

镇静，可心中莫名泛起一丝对班长的厌恶，原来他也是个流氓！虽然我也是。

按照班长教的方法，晚上我在家里的厕所里开始了实习。第一次快出来的时候感觉真的太异样了，射的时候几

乎站立不住差点跪在地上。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手淫生涯。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录象机，看不上A 片，都是看一些手抄本，我看的第一本叫《曼娜回忆录》，是向一个「发

小」借的。其实里边的描写都是直接且幼稚的，和现在的色情文学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依靠这本小册子，我几乎

天天手淫。那个时候性冲动的发起特别的容易，记得舅舅从日本回来送给我一个小计算器，盒子上有一个宣传画，

内容是一个穿着三点运动衣的女郎骑着山地车，一手扶把，一手拿着一台卡西欧计算器。就是画上的这个女郎给了

我无数次的快感发泄。现在算起来，这个当时的妙龄少女也该变成老太婆了吧，我真的想找到她，当面致谢，但不

告诉她为什么。

记得有一阵子社会上都在教育大家不要手淫，说得危言耸听。说是影响学习、精神恍惚、有碍发育、思想变坏、

道德沦丧，就差没有公开说这是流氓行为了。所以那个时候，手淫带来的既有快感也有深深的负罪感。精神受尽折

磨却无法戒除习惯。

现在我还记得一本日本小说里的对白，是一个老师撞见一个学生在手淫，学生很羞愧，老师就把自己裤子脱下

来说：「其实老师也经常手淫的啊，你看不是没问题吗」。学生看了以后说：「没想到老师的家伙如此雄伟，是不

是经常锻炼的结果呢。」

从小受的教育以及当年的社会环境，使我对「邪恶」的性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

上高二交了女朋友，处了很久都没拉过手。记得在一个雪夜，我们在外边「压马路」，她突然背过身，从后面

把我的两手拉过来搂住了自己。我当时就势在她耳根上亲了一下。从来就没有碰过女孩子的我当时被自己的举动惊

呆了，我赶紧推开她，惶恐地向她道歉。她笑了，说我很傻。后来的交往中慢慢发展到了互摸，每次她的水都出奇

的多，经常要去擦干再继续。那时候最多也就是互相摸摸。由于她是第一个让我摸的女孩，我感激她的宽容，当时

想，也许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女人能做到这一点了。只有她不把我当流氓。很难得，我决心将来一定娶她。

高三的时候，班里有个特别活跃的女生刚搬了家，元旦前夜的时候约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去新家玩，大家都在

外边放鞭炮的时候，家里只剩下我和她。她在录音机里放上一盘带子，说是让我听点新鲜的，叫「床上迪斯科」，

其实就是迪斯科音乐，里边有时搀杂点女人的呻吟声。我当时靠在床上，她坐过来紧挨着我，把我的手拿起来看。

「我最喜欢你的手了，特别柔软……」她一边说一边把弄着我的手指，不一会就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胸口上。我吓

了一跳，动也不敢动，她就一边揉着我的手，一边把我的手在她身上牵动。而我当时就象傻了一样，脑子嗡嗡做响，

这一次是女孩主动要让我摸的。太不可思义了，女孩子怎么能干这种事？从此她在我的心目中就象《红岩》里勾引

许云蜂的女特务一样令我厌恶。以后经历的多了，想起这段往事，觉得当时的想法很可笑，真后悔自己当初没就势

把她办了！何必那么苦着自己。

当兵的时候在山区，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到通信站，方圆百里的基地就我们站有女兵，女兵的工作就是在机房

干话务，相当于总机业务。那时候接转电话都是用一个插线，要接谁的号就把这一路的插头插进设备面板上对方的

插孔里。有的干部打电话时遇上对方占线，就问接线的女兵：

「是谁在你那插着呐？」

「对不起，是某某某」

「不象话，都插了这么久了！」

「不是，他也是刚插进来的。」

「我比他急！你先把他的拔出来，把我的插进去！」

「……」

那时候生活紧张而枯燥，人说当三年兵看见母猪都是双眼皮的。都是精壮的小伙子，在这个年龄这种环境最容

易出事。所以军队里对女兵管的很严，严到有点灭绝人性的味道。我有一次差点出了格。晚上值夜班，正巧一个感

情很好的女兵也值夜。后半夜查过岗以后，她就溜进我的机房聊天。我们相处得很好，那天一激动就抱在了一起。

干柴遇到烈火，作用可想而知。

我们在一张办公桌上疯狂地吻着，突然她起身将我的腰带解开了，军裤很肥大，一下就滑落下来。她躺在桌子

上，也解开自己的皮带，用手攥住了我的长枪。当时我激动的快发疯了，就压了上去，当我快要插入的时候，看到

了她那张俊俏而涨红的脸。我停了下来，使劲地深呼吸，责怪自己怎么能做对不起她的事（封建思想相当顽固）。

就这样强忍下来，我翻下身，替我和她穿好衣服。为了镇定自己，我点了根烟。她在一旁无语地盯着我。就这样过

了五分钟，我还是压不住内心的冲动，就突然站起身走到窗边，背过身，用烟头死死地烙在自己的手腕上。她叫了

一声扑过来抱住我，哭了出来：「你怎么这么傻，你就是傻，不怪你，是我喜欢和你这样的，我知道你是为我才这

么苦着自己，可你知道你这样做我心里很难过……」我对她说：「我怕控制不了自己，只有用疼痛来转移。」

那天晚上，她用手帮了我，她的手特别的温柔……

第二天她见到我，对我笑得很甜。说了一句：「你是个好男人，我听说男人只要做过就不可能忍，看来你从来

没做过呢，我喜欢你。」

就这样，我从一个流氓变成了好男人，从一个内心充满下流想法的家伙「成长」为一个坐怀不乱的传奇角色。

【完】